

# 红海滩

简平

我去过很多地方，看过很多山水，但我却不知道东北有一片浩瀚壮丽的红海滩。

红海滩位于渤海湾东北部，地处辽河三角洲的盘锦市，总面积达20余万亩，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。我们是近中午的时候到达红海滩的，放眼望去，滩涂湿地里，一大片一大片的红色非常耀眼。因为没有海水，所以，露出了不少土沟，这些土沟就成了一支天然的画笔，用各种线条来勾勒一片片的红海滩，有的像地图，有的像枫叶，有的像毯子，但真正名副其实的说法，这里是世界罕见的“红色海岸线”。

红海滩的形成绝非易事，海的涤荡与滩的积沉，是红海滩得以存在的前提；碱的渗透与盐的浸润，是红海滩得以红似朝霞的条件。从辽河上游带来的有机物与无机物混合成咸淡交融的物质，然后在这里的人海处沉积，形成了退海之地——滩涂，没有这片全球保存完好、规模硕大的湿地，也就不会有红海滩的壮景。说起来，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湿地多是沼泽，泥潭处处，不知深浅，令人生出不安。而红海滩的沼泽地因为被红色覆盖，有着“疑似红霞落海滩”的诗意，所以让人心情愉悦，流连忘返。滩涂都为盐碱地，辽河三角洲当然也不例外，但是，其他地方一概色彩灰黑黯淡，唯有这里却红色盎然，生机勃勃，据说这是因碱和盐的绝配才能形成，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，想想真是大自然给予此地的恩惠。

下午两点多，起风了，风势疾荡。随之，涨潮了。海水迅速地从天际线蔓延而来，我站在一处制高点，眼看着潮水一寸寸地将一大片一大片的红海滩各个浸没，裸露的土沟消失了，潮水应和着大风，显得烟波浩渺，甚至还卷起了波涛。很快，

这里又成了茫茫大海。可是，那耀眼的红色并没有完全被吞没，它们一次次地从汹涌的潮水中冒出来，于是，红海滩有了另一种奇观，它们在水中沉浮着，摇晃着，颜色变得更深更浓了，几近紫色；由于海水的切割，整个红海滩看上去就像木刻一般，呈现出一根根线条，一个个块面，每根线条粗犷又粗犷，每一个块面坚硬又坚韧，原有的柔和此刻化为逆潮而行的刚烈。

确实，织就红海滩的是一棵棵纤弱的碱蓬草，这是唯一一种可以在盐碱土质上存活的一年生草本植物，无需人播撒，无需人耕种，在盐碱卤渍里，年复一年地生死死，死死生生。碱蓬草每年四月长出地面，七八月为花期，九到十月结实，十一月种子完全成熟，它一出生便染上了红色，然后随着季节渐次转深，由粉红到殷红再到紫红，在光阴荏苒中，绽放出烈火一样燃烧的色彩。碱蓬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始终追赶着海浪的踪迹。滩涂以每年几十米的速度向大海延伸，碱蓬草也就踩着它的足迹，不断地覆盖旧的滩涂，一步步地走向海里。我想，其实，我们的人生也应该像碱蓬草那样，虽然卑微渺小，但也要努力地活出自己的一份精彩。或许这话说得太大，可也是实实在在的，对于生活不抱怨，不自艾，振作精神，不屈不挠，永不退却，始终怀抱希望，眺望未来。

当潮水退去后，红海滩红得愈加如火如荼。我们欲罢不能，再次走了一回“红色海岸线”，一一经过岁月小栈、向海同心、廊桥爱梦、依水云舟、小岛闲情、稻梦空间、踏霞漫步等风景廊道。我觉得追随红海滩，也是在追随生机与期冀。红海滩对面是号称世界最大的芦苇荡，时下正一派金黄。风吹苇浪，起伏跌宕，芦花似雪般飘向波光粼粼的湖面，与红海滩两相呼应，也更衬托了红海滩的映丽。无论在芦苇荡，还是在滩涂，都能看见静静伫立或者漫步的鸟儿——这里是丹顶鹤繁殖的最南限，也是珍稀鸟类黑嘴鸥的主要繁殖地，有260多种、数十万只的鸟类在此栖息。忽然间，无数的鸟儿呼啦啦地飞起，我感觉一片一片的红海滩都因此被拉升起来，成了红云和红霞，在天空最深处自由穿行。



高深 汤青 摄

# 父亲的馒头

黄圣凤

父亲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，我这样说，是有真凭实据的。

1970年代，国民经济困难的时候，我父亲在杨山煤矿工作，很久不回家一次，我母亲一个人带五个孩子度日。

为了糊口，母亲到豆腐厂当工人，干粗重活，装满豆汁的大桶，她像男人一样抓起来，倒进大锅里去。忙完了一天，总算可以上床休息了，她却不睡，靠在床头抽烟。

父亲要回来了，全家人欢天喜地。可是那天从早晨等到晚上，也不见父亲跨进家门。父亲矿上的工作虽然苦，但是能吃饱饭。节省着点，能慢慢攒下饭票，回家时候能背来一袋子馒头。

那年月，吃饱饭是一种理想。母亲身体严重亏空，干活头晕腿软，差点没让滚烫的豆浆烫死。母亲的每一分钱都蘸着血水和汗水，都肩负着重任，有时上街买菜，看见有卖西瓜的，红肉黑籽，我就直勾勾地看。母亲掏出二分钱，端过一小块给我，我能从“红州”啃到“绿州”，从“绿州”啃到“通州”，这是小哥嘲笑我的话，皮不啃“通”不放下。

为了能填饱肚皮，母亲伸脖子勾腰，像一只拓荒牛。而她五个孩子的肚子是无底洞。父亲每半年能够带一些馒头回来，那是全家的喜事，每次父亲来家，都是我们幸福的节日。

而那天父亲终究没有回来。我们的眼神像被云层隔住的星星，一点点暗淡下去。后来听说父亲那一天居然回来过，一个邻居看到的。刚下车就被他的堂兄拦住了，诉苦诉穷诉日子过不掉了。父亲便把钱和粮票还有半袋子馒头，都给了他。父亲两手空空，转身上车，原路返回。

父亲那么轻而易举地转身，一家子的热切期盼，一家子的望眼欲穿，碎了一地。母亲听说了，嚎啕大哭，哭声少有的凌厉。月亮般的馒头，新麦面的香，娃们苦巴巴的眼神，吞咽口水的声响，饥饿肆虐的悲辛，在她的泪水中次第闪现。“一家人你都忍心撂下了，都不是你生的娃啊……”最后的“啊”字拖音很长，像一条颤抖的飘带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父亲才回来。馒头袋子解开，一孩子给一个，也给母亲一个。

母亲已经好久没有吃过大米白面，肚子一包野菜一包糠。她咬了一口。就在这个当儿，父亲说：“上次馒头是交给兄弟转交给家里的啊！”

母亲的手抖动起来，咬了一口的馒头，重得举不起来。泪水决堤，稀里哗啦。母亲不说话，泪中又咬了口馒头，馒头被染成红色，咬破的嘴唇，滋滋冒出血来。

多年以后，父亲因工伤提前退休。父母从长期的分居，终于走向团圆。那时已是改革开放时代，母亲不在街道上干了，自家开了个豆腐坊。父亲受过伤，脚一瘸一歪在院子里忙碌。母亲的嘴角眉梢，比从前柔和许多。

每天早上父亲挑着挑子，母亲挎着篮子，上十字街卖豆腐。父母手艺好，待人又和气，也不克斤扣两，远远近近都爱买。卖完了回家，头挨头数钱，那是辛苦劳碌之后莫大的幸福。

父母就是用这个钱，供养我读书，让我顺利读完了大学。母亲说：“丫头命好，要不是改革开放，哪有钱供你上学？”

母亲说大哥小时候，从来没有吃饱过饭，到最后一节课饿得不行，逃学去捡柴火。又说姐姐在教室里饿昏了，是善良的老师一杯糖水救了她。母亲还动情地说，一次她去外地，一天一夜没吃东西。路过一家馒头店，一个两手白面的师傅，怜悯她的饥谨，在围裙上擦擦手，递一个馒头过来。“一个救苦救难的馒头啊！”母亲感叹。

善良的馒头，给了母亲回家的气力，也帮母亲积攒下更多的仁慈。在以后的生命中，蒸馒头成为一种习惯，母亲很享受馒头开花的样子，也喜欢多蒸馒头送人。

而今物阜民丰，父亲母亲过上了好日子。母亲说：“你父亲是个好人，听不得人家诉苦，看不得人家受穷。别说钱粮和馒头，要裤子都脱给人家。”母亲原谅了父亲的不顾家，并且盛赞父亲是个厚道人。父亲也觉得亏欠母亲太多，一直悉心照顾她。老两口在人生的晚年，灿烂若两朵经霜的菊花。

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延续了母亲爱蒸馒头的习惯，八十多岁了，手艺不减当年。父亲总是拣白白胖胖的馒头，白瓷盘装着，放在母亲的照片前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父亲的心是最柔软的。

